

“火车站票诉讼”的双重价值

潘洪其

今日论语

近日,广州市民雷闯及其朋友因“火车站票与座票同价,享受服务不同”状告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请求法院判令铁路公司将其1月8日购买的K9004次无座火车票价格,由85.5元变更为42.75元,返还多收取的票款并承担诉讼费。广州铁路运输法院当场立案,案件定于3月6日开庭审理。

“铁路公司收了座位的钱,却没有提供座位,明显不合理,也不公平”,雷闯提起诉讼的理由,无疑能引起许多人的同感。近年来,社会上要求火车站票打折的呼声不断,但铁路部门一直坚持成例。去年1月,广州公益人士朱明建

向铁道部提出申请,要求公开火车站票座票同价的依据等信息,被告知售票信息不属于铁道部政府信息范畴。朱明建对铁道部的答复不满意,称将起诉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此次雷闯起诉广深铁路公司,有点像接过了朱明建的“维权接力棒”,如此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积极主动而富于理性,值得称道。

不过,对这起“火车站票诉讼”的结果不宜做乐观估计。从程序看,受理此案的是广州铁路运输法院,与被告广深铁路公司同属铁路系统,前者在审案过程中会不会受到干预掣肘,未免让人担心。从实体看,火车站票座票同价,是全国铁路系统统一执行的票价政策,被告广深铁路公司当能拿出铁路

系统的内部规定作为依据,如果法院认可这些内部规定,就可能判原告败诉。但雷闯认为:能否胜诉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诉讼有助提升公民权利意识。

无论如何,此案能被顺利受理,已初步显示了法院依法办案的态度。在审理过程中,原告被告双方的控辩博弈,将火车站票座票同价的问题拿到法庭上评判,也将铁路系统实行政企分开改革后,完善火车票价形成机制,铁路运输进一步打破垄断提升服务等公共政策议题,拿到舆论平台上讨论辨析。实行站票打折并防止乘客买站票而坐座位,技术上卖完座票再卖站票即可,可见铁路部门坚持站票、座票同价,恐怕还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票款收入,其

他说辞都禁不起推敲。

为几十元钱较真的“火车站票诉讼”,具有个人维权和维护公益的双重价值。它让人想起几年前法律人士为索要火车票退票费发票、购物发票,以及质疑春运期间火车票涨价而提起的几起诉讼。这几起诉讼多是原告败诉,却以典型个案之力,推动铁路部门改进工作、改善服务,实际上发挥了公益诉讼的作用。“火车站票诉讼”也是一次公益诉讼,原告提交诉状并获法院受理,本身就是“初战告捷”,接下来案件审理的过程,同时也是接受公众审视,引发公共政策讨论,推动火车票定价决策公开化、科学化的过程。在公共服务行业打破垄断、开放市场的现实语境下,有理由对这一过程充满信心。

新民随笔

抢

林明杰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遭遇一些特别喜欢抢的人。

这抢不一定是抢劫的抢。譬如在开车中,有的人就特别喜欢抢超别人一头。遇到红灯停时,他若是看到隔壁车道有半个头的空位,也要急忙抢在后面正赶上来的车前,变道过去。好像这半个车头的超前,能给他的人生带来巨变似的。

而自行车、助动车、摩托车等,更不乏喜欢抢者。他们好像都练过金钟罩、铁布衫,有不死之身,就敢于在机动车行进行列中随意穿插。遇到红灯,更是远远超过停车线,让右转弯车辆以及过街行人无可奈何。其实抢前这点距离,最多不过提前了两三秒钟,但他们却在乎得像是等候短跑比赛枪声的运动员。

坐地铁、乘公交,抢座位更几乎是全民性的爱好。抢出习惯来的人们,连登机也神经紧张地争先恐后。

且不责怪他们。那些偏执于争抢鸡毛蒜皮的人,大多因为他的人生中只剩下这点快乐了。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还有什么更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去争取,或者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争取。每天最大的快乐就是抢到个座位,抢起了半个车头……

所以,如果您觉得自己的人生还有更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去“抢”,那就不要和这些人争抢鸡毛蒜皮了。如果您还年轻,您还健康,受过良好教育,未来还有很多可能性,何不不让那些把抢到一个座位或者半个车头距离视为无上快乐的人们呢?

我们在工作中,也会遇到特别爱抢的人,爱抢功,爱抢地盘,爱抢各种好处;我们在交友中,也会遇到爱抢风头,爱抢便宜,甚至爱抢人的人。如果你相信你自己的价值,相信你的未来,也尽可能让他们吧。

一个人的一生在“抢”什么,决定了他一生的轨迹。

或许你会问,有的人他已经拥有了许多,但仍不放弃抢夺鸡毛蒜皮。这就好比当上了皇帝还要跟叫花子抢饭吃,拥有了摩天大厦还要跟穷人抢窝棚。这样的人你更不要跟他抢,因为他一定会神差鬼使地抢着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大多数人都都不想抢着去。

“公车私用不违法”是另类提醒

日报观点

有媒体近日曝光深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秘书处处长傅贤达,几乎每个周末都开着公车去打高尔夫球。傅贤达表示开公车去打高尔夫确实不对,不过自己并未违法,因为没有规定说公车该怎么用。

很多人对此很气愤,一个公务员怎能这么无底线地为自己辩护?“公车私用不违法”确实刺耳。在许多人看来,这些年来针对公车私用发出了不少禁令,可仔细搜

罗,却发现提要求、说禁止的多,明确如何用、怎么罚的并不多。

全国性的规定暂且不论,仅看深圳。2005年,深圳曾发布《深圳市公务用车交通违法行为处理办法》,但主要涉及交通违法的处理;2010年深圳市委曾出台《非行政许可审批和登记实施办法》,但只是规定了配备公车的级别等。

当然,无论有没有具体使用规定,都不能掩饰这位处长公车私用的事实,也不能抵消问责。但对公车使用作出严格详细的限制,并对公车私用的问责事先明

示,确实十分必要且迫切。

由于相关规定的模糊和缺失,给一些公务员带来了借口,助长了他们的侥幸心理,这恐怕是事实。因为相关规定的模糊和缺失,有关方面对公务员公车私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也是事实。如果公车使用有清晰、规范的使用准则,让所有公务员知道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禁止的,让社会根据制度进行准确的、有效的监督,这显然有利于推动公车改革,有利于遏制公车私用。(毛建国 刊今曰《新华每日电讯》本报有删节)

新民新语

你在急什么

徐轶汝

在高速上开车,限速范围内,正常行驶中,后方车辆高速逼近,狂闪大灯,不理睬!两秒钟后,后车瞅准机会超越,绝尘而去。两分钟后,下匝道,右转,到路口,红灯,前方停着的车不就是之前那辆!

马路上的急性子司机不少,他们一贯奉行着“三不”原则,一不愿意排队,能加塞就加塞,变道不打灯;二不愿意等,看到黄灯,下意识踩的是油门;三不愿意吃亏,谁都别想在我这儿插队!

这样开车,究竟快到什么程度,节约了多少时间,见仁见智。可以肯定的是,带着“三不”原则上路,司机担着风险,碰擦、违章,甚至可能遭遇严重的交通事故。退一万步讲,司机肯定“路怒”,一开车,就开骂,心情怎么会好?

不仅是开车,在公共生活中,“急性子”到处可见,而且“急”得有些莫名其妙。比如,地铁车辆进站,门口的乘客还没下车的人走光,就急吼吼冲了进去,先下后上成了同上同下,你推我搡,反而降低了效率,欲速则不达;再比如,火车站检票或飞机登机,一人一票,人人都能上车,人人都有座位,但站在检票口、登机口排队的大有人在,原来他们抢的是行李架上的位置;最令人纠结的是公共厕所排队,在大门口排是最合理的方式,但总有人坏了规矩,等在隔间门口,这样一来,站位拼人品,兴许你憋半天,里面那位就是不出来。至于闯红灯、插队这些常被斥为“素质差”的行为,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抢时间。

我们到底在急什么?有人说,是因为资源紧缺引发争夺,加上分配不公带来倾轧,这个时代的心态变得不愿意等待。毕竟,悠闲的日子,谁不向往?

但如果这种情绪已经使我们的行为出现偏差,造成更低的效率、更坏的结果,那就不能以客观原因为借口了。19日下午,两名内地男子与一名香港女子在香港迪士尼乐园因为排队问题发生争执并大打出手,被警方拘捕。旅行本应是放松下来享受生活的时刻,但在着急情绪的催生下,追求快乐也变得上气不接下气,以至于最后,和快乐擦肩而过。



「特权怪胎」

尽管国家严令撤销,一些县级驻京办改名为服务中心,联络处、会馆等,仍然私下运行。「特权怪胎」为何难说再见? 天呈画

自由谭

“我是业余玩一票。可以说这辈子我绝不可能干第二次。”日前,《新闻联播》播出了对央视春晚总导演冯小刚的采访,被问及是否喜欢被加上“贺岁晚会导演”标签?冯小刚摆下这句狠话。

春晚总导演是个烫手山芋,冯小刚只愿意玩一票,不外乎三点原因。其一是累。春晚工作量远比导一部电影耗神得多,压力山大,却得挺着,冯小刚希望“明天就是年三十”,可知他是多么渴望摆脱这场“噩梦”。

其二烦。累倒不怕,怕的是心力交瘁却施展不开手脚。冯小刚坦言:“我对春晚的改变远不如春晚对我的改变。我对春晚的改变,如果能有5%至10%就不错了。”这话耐人寻味,连“小钢炮”冯小刚都咩

了火,都成了被改变的对象,可知春晚导演确实不好当。“春晚有春晚的规律”,绝非虚言。

其三怕。怕什么?挨骂。按说喜欢骂人的冯小刚应该不怕挨骂,但恐怕没有谁真心愿意听骂声,此前《私人订制》被质疑,冯小刚不是恼羞成怒、恶言回骂吗?好在冯小刚已有准备:“无论春晚弄成什么样,都是会挨骂的。看春晚是一个习惯,骂春晚现在渐渐成了一种习惯,成了一种时尚了。”既然如此,万一春晚播出后被吐槽,冯导还得悠着点,别急赤白脸与观众对骂。

其实,观众愿意骂并非坏事。骂,起码说明他们关注并观看了央视春晚;骂,是希望央视春晚越来越

越好;骂,更是一种必然,二三十年前国人的文化消费很贫瘠,除夕那天一家老少守在电视机前看春晚是享受,如今国人个个堪称美食家,无论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都吃个够,口味越来越刁,面对老态龙钟的春晚年夜饭,当然更挑剔、更要说三道四了。

此外,春晚语言类节目缺少讽刺,也是被吐槽的一个原因。语言类节目是央视春晚的重头菜,语言类节目的成败,基本上取决于接地气,有没有麻辣诱惑。如果老是歌功颂德,或者为了让观众笑故意咯吱人,就难免讨骂。说白了,语言类节目就得痞一点,尖刻一点,辛辣一些,敢于直面现实,不怕讽

被春晚改变的冯小刚

王石川

刺权贵,有句话说得好,当相声不再讽刺的时候,人们便开始讽刺相声,小品亦然。近几年的春晚,我们根本看不到《宇宙牌香烟》这样的相声,也看不到类似讽刺官场不良风气的小品《打扑克》。

去年2月,央视前副台长洪民生接受采访时谈说:“春晚节目仅仅是每年变一下形式,内容却没进步……老百姓过得还很难,春晚却一直在歌功颂德拍马屁。”洪民生曾分管头十年的春晚,他的看法颇可信,令人共鸣。谈到春晚,冯小刚的愿望是“我只能防止全体(观众)都睡觉”。这个愿望有点低,防止观众打瞌睡还不够,还要精彩纷呈。春晚到底怎么样,还得走着瞧。